楓巖輯話 下

趙云仡

讓寧

楓巖輯話卷之十

豪爽

趙石磵云仡爲大司諫被臺官所劾臺官以公緘劾問石磵不荅但書一絶曰一杯酒一杯酒大諫醉倒春風前不願冨不願貴但願無事終天年臺官曰此老倔强如此非公文可制遂不問 太平閑話

孝寧大君 補 設法會於山寺邀讓寧大君 禔 同往讓寧使僮僕十餘人臂鷹牵犬鈴環之拼響應溪洞至寺則休鷹于佛座之前刹雉而燒大飲於寺中縱虐無忌孝寧甚不肯變色言曰兄何無禮於大尊乎將

安瑗

朴以昌

来禍福可不畏歟讓寧大笑曰生爲王兄一國尊之
死爲佛兄十方奉之生死有福吾又何畏孝寧嘿然
青坡劇談

安景質公瑗順興人文成公裕四世孫而文惠公元
崇子也性好鷹李雙梅堂詹一日渡洛河向漢京間
路傍山谷間讀書聲至則安公以左手臂鷹以右手
翻綱目倚樹而讀二公相視大笑公爲人寬緩平生
無疾言遽色倭陷昇天府公猶在家讀書僮僕告曰
寇逼矣公曰姑習射愼勿遑遽俄而寇退 慵齋叢話

朴叅判以昌尚州人安臣之子也少倜儻不羈嘗爲

論　趙須

承旨陪駕而行路傍士女設幕觀光者無數有一女
王手鉤簾半露面公大唱曰纖纖女手可以執而樓
芳同僚曰彼必良家之女君何發言如此公荅曰彼
爲良家女則我獨不爲良家子乎左右皆笑慵齋叢
話

松月堂趙司藝須　人流落関東餘三十年因大
肆力於學問無書無讀頗有能詩聲　世宗甚重之
安平大君遺李白集趙以手撫腹固拒不受曰此中
有太白全集青坡劇談

仁山洪威平公允成酒量甚雄時黃烈成公守身金

李璆

柳雲

靖宣公何酒量與威平相敵雖終日痛飲了無醉色
光廟甞號仁山曰鯨飲堂刻畨署賜之隣有一儒
生亦好飲甞投刺内謁曰鯨飲主人鯨飲客主人鯨
飲客何辭一時傳笑 筆苑雜記
柳恒齋雲字從龍文化人良度公頩四世孫也性跌
宕甞於忠清御史時初八公州意謂必逆進妓州官
恐忤霜威不敢進妓公吟曰公山太守怯威稜御史
風流識未曽空舘無人消永夜南来行色淡於僧仍書
寢屛聞者大笑
松洲李舍人璆禮安人飲量甚寬甞舡遊江上醉墮

李俊民

申用漑

水中舡人救出之李大悔自誓飮不過三器别造沙椀容五六升每三引而止人謂李璟三盞其實数瓶

芝峯類說

新菴李孝翼公俊民與具英俊相善具家富以酒食邀公日飮及英俊死公哭之曰吾酒瓮破矣聞者齒冷

二樂亭申文景公用漑字漑之高靈人叔舟之孫也天資豪邁性嗜酒有時呼老婢相與引滿大爵醉倒而止嘗養菊八盆方秋盛開置在堂中公賞玩不撤一日謂家人今日當有八佳客至矣備酒饌以待之

日將暮寂然無客家人稟曰已具盤矣公曰苐少待之月既上軒花光月色爛熳皎潔公始呼曰進酒指八菊曰此吾佳客也各陳盛饌公曰我當行酒以銀杝盃各進二盃而罷公亦醉矣高判書荊山皤腹彭亨飲食無人酒尤無量方在戶曹一日謂下吏明有相識赴外任我當出餞於慕華舘設帳幕酒饌以待明日公促駕以進果於館門設帳帳外酒三盆饌一笥列於案上公既坐有一吏奔告曰小人在闕門觀之只有大浦萬戶拜辭而路由東大門矣公曰此吾故舊曾與有約何相瞞也然無可奈何試進酒饌幾

林亨秀

盡三盃酒一筍饌而後乃返史氏曰文景之舉出於豪爽氣象可尚高公不過欲充酒量豈非飲食之人乎況公私所辦相距逈異可謂此豪而彼廉也寄齋雜記

林錦湖亨秀字士遂平澤人氣豪才俊爲吏曹佐郎有一正郎檢下甚嚴值正郎出書其案曰憎憎此物孰胚胎生世偏長虐下才絶穀當年胡不死既經僉正又重来絶穀乃其實事云正郎入見大怒益加責罰曰詩則佳矣芝峯類說

安僉知宗道鄭僉知復始以同年及第入槐院鄭坐

宋寅

次於安下檢責甚嚴鄭苦之作詩曰荊江波暖鮰魚肥椳院春深白日遲無可奈何安正字不如歸去鄭權知盖鄭家在荊江云

曹南冥植高蹈一世嘗來京師遊於武 洞溪礪城尉宋文端公寅韓駙馬頌以儒雅自處慕先生之風思欲献一盃於溪山張幕於藏義門松間張拱立路傍令下吏要於馬前先生知其爲貴介不肯下馬扶醉而去曰長者不可邀礪城撞頭望其行塵於于埜譚

柳錫俊

柳叅奉錫俊嘗薄遊湖西遇李達於逆旅中有所佩

柳順善

刀甚善達欲之柳曰聞子能詩若即席賦詩當以相
與達輙成一句曰愛釣同徐子能詩槐杜陵乃大喜
不待詩成遽脫贈之次其韵曰論文逢李白觧釣學
迯陵其豪爽如此 芝峯類說

柳素齋順善字純仲晉州人文簡公琰之後也登第
之初拜名未大著時玉堂諸學士作詩酒契公聞之
馳赴通刺座中使人問曰連飲十鍾每鍾賦長律一
首者得預是契公可能之乎公不答索紙筆書一句
以投曰天寒蒲酌吾能盡只恨當年不學詩一座歎
服即令迯入仍許叅契 菊堂俳語

趙滄江涑爲臨陂守以竹皮爲席名籜團欲贈蔡湖洲裕後以爲草堂所鋪適湖洲子弟以尾覆草堂滄江歎曰尾家不合此物遂輟去湖洲極愧歎 晦隱雜識

趙滄江涑宰臨陂縣也蘭谷宋進士民古自韓山寓所來訪於縣倉開坐時喜甚多酬酢以酒宋醉倒殆不省事即以官馬駄送縣齋滄江隨後到宋下馬頹臥縣齋瞋目視曰吾詩成矣仍朗吟曰昏昏溽暑醉如泥送客風驃散碧蹄官路驛程和夢過不知身已小橋西滄江諷詠嗟賞

鄭斗卿 又

鄭東溟斗卿字君平溫陽人之升之孫順明四世孫也嘗爲北評事夜賦詩敲推未定聞鷄鳴命下人捉鷄数之曰吾詩未定爾何敢先鳴即斬之 夢囈雜識

蔡湖洲裕後與鄭東溟斗卿同入試院東溟方爲正言不干考校而時見落幅則必稱奇盖譏察誤考也蔡頗苦之曰吾雖不文忝主文柄君雖文章職是臺諫不宜越俎東溟即大怒自拔其鬚而大詳曰伯昌乎汝偶讀東策登第主文倖耳吾視汝之文衡有同腐鼠汝何敢嚇我耶蔡即笑而解之仍呼酒以勸請賦詩時當十月雷雨大作而科則乃式年會試也即援筆

書之曰白岳玄雲一萬重夜來寒雨滿池中傍人莫
恠冬雷動三十三魚變作龍　孝廟聞而嘉歎曰此
詩足欀此矣 壺谷詩話

汾崖申判書㝡字寅伯欽之孫也臨終遺言其七子
曰吾死後當與李惠仲敏迪南仲輝星二李樂甫憲諸公
同飲須於祭奠設四杯吾平生不嗜蜜果餅餌並勿
設汝曹各奠一酌可也 晦隱雜識

宋芼菴淵爲珍山郡守立木牌於郡前路上曰騎牛
者勿下助我詩興

恬軒任判書相元字公輔豐川人嘗爲清風倅暑月

每於屏風山水穴必設匡床開襟而卧酬應吏牘可想其得松桂間氣味也 晦隱雜識

李判書玄錫字夏瑞貞肅公聖求之孫也嘗爲清風府使寫所著詩名曰江山風月都重記踏印置之

任放

復齋韓文節公宗愈字師古漢陽人少時放蕩結徒数十人每於巫覡歌舞之處刼掠醉飽拍手歌楊花時人謂之楊花徒公嘗柒兩手乘夜投入人家殯室其家婦人來哭殯前曰君乎君乎何處去公以黑手出帳間細拜荅曰我在此矣婦人皆驚惧而遯公盡

取所設床果而還其狂多類此及為相國功名事業彪炳當世晩年退老楮子島嘗作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晩沙 慵齋叢話

金馹孫

金濯纓馹孫字季雲金海人節孝克一之孫也少有盛名武宰相迎之為壻馹孫陽若不文上山寺鍊業為書俟舅短札寂寞無他辭只稱文王没武王出周公周公召公召公太公太公其舅覧之不樂藏之袖時文士覧之良久竦然驚曰是奇才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方音履底為昌足為發言履弊足出也周公

名旦召公名奭太公名望言朝朝夕夕望也其舅大
喜買履而送之及其與妻兄弟同赴東堂試初場醉眠
戎白而歸中場又醉眠戎白而歸及終場盡粘三場
試紙連数十幅而入考官問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
宗齒於歷代之中興駟孫卷其題入考官前曰宋高
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於犬羊豈與殷宗周宣
並列於中興之中請改之考官大慚改下文字如其
言駟孫乘半酣揮灑数十幅而来日未斜矣其舅問
其子曰金生今日又戎白乎對曰今日則荒言亂辞
泥墨而来不知何許語也及掛榜之日使人往觀之

金時習

洪裕孫

駟孫謂之曰汝徃觀上頭第一名無我名即還勿復
觀徃觀之果第一矣妻家大驚待之始盡敬
金悅卿時習大醉道逢領議政鄭昌孫大呼曰汝奴休
矣鄭若不聞人服宰相之量 秋江冷話
洪篠叢裕孫字餘慶隱君子也玩世高蹈不干榮利
與南秋江孝温友善放浪山水間一日至所善名宰待
之甚款與錦衾繡褥宿焉朝而辭去其錦衾中有遺
矢嘗登高崖放矢矢長如繩抵崖下群童聚觀而驚
呼之即縮其矢還入腹中聞秋江將遊金剛山先徃
遊焉乃攀樹緣絶壁題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

朴英

箕王號馬韓留與永郎遊水府偶牽春酒滯人間題訖伐其樹拔其根而焚之秋江見其詩瞻望不可攀深異之以爲飛仙之詩年九十娶妻生一子名志成多識古文死於壬辰亂年亦八十餘 於于楚諱

朴松堂英以讓寧大君外孫天姿超邁家又豪富年十七親往遼東貿鳩鴿以還行事多落拓不羈 成廟召戒之乃登武科拜宣傳官一日騎駿馬美衣服乘昏過南小洞口有一女頗有姿色以袖招之公下馬戒僕明日早來遂踵而去家在深僻無人處公既到天已黑矣其女忽對公潸然涕下公問其故輙擧

祈雲

手止之低聲附耳曰觀公風采必非常人由我枉死矣公駭而再問之乃曰賊使我為餌誘殺人分其衣服鞍馬者有年我日思脫出而賊徒甚多怕死不敢生計公能活我耶公即拔釼按壁上四隅不窂而坐夜半自房上樓呼女下大繩公奮身鑿其壁急負女自壁穴而出超數墻絶裾而走明日鮮職歸善山折節讀書變化氣質為世醇儒平生坐側置絶裾衣示子弟以為戒 寄齋雜記

戊寅年間書堂官員大會先生盛集設遊既罷趙靜菴與柳恒齋雲同宿夜半柳宿醉未醒裸身而跣蹋

趙光輔

金弘度

靜菴而去立檻頭而溺之其還亦如之靜菴曰從龍從龍此何狀耶柳曰此此好矣不效君小學之道也靜菴亦無如之何然愛其風骨只勸檢束而已 寄齋雜記

趙處士光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昏亂不可救一日憤怒謂朴松堂英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乎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臣書之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 圃樵雜錄

金南峯弘度字重遠安東人東皐魯之子也未釋褐

曹植

鄭子堂

時出寓江亭方天日極熱脫衣冠赤身登樹而坐時
讀書堂諸學士泛舟而下訪弘度於江舍見人裸體
登樹者乃弘度也於是嗄弘度上舡弘度取冠與帶
加之裸體而不衣曰冠帶不可廢及其登第亦入讀
書堂危言讜論令人毛髮竦然 於于埜譚
曹南冥植成聽松守琛早與相友弱冠與若干人縱
步花柳塲與佳人約會適有私故將不赴會南冥曰
丈夫與女子約不可負強之行聞者奇之曰曹生異
日必作大人
鄭青松子堂字升高東萊人爲弘文正字時過市上

有一女坐窓內煑綠豆油餠列于窓外盘上子堂欲之下馬潛立門側取而食之旣而主女出視之一盘空矣大驚慢罵子堂笑曰吾性不喜飮食主人莫怒餠女亦笑

林白湖悌字子順羅州人鵬之孫也少時與友行過一巷巷有宰相家大設宴方饗客其主人素昧平生悌謂友曰我曾與是主有舊分君亦從我叅此宴乎友曰諾悌曰君且立門外待之我當先入宴要君友如其言立門外悌入揖坐席末嘿無一言客或附耳問主人曰彼子主人之友耶主人曰否主人又附耳

洪渾

柳塗

問諸客曰彼子客之友耶客皆曰否言訖相顧冷笑怫始發口言曰衆笑我耶我不足笑又有益可笑於我者久立門外望我口而待酒食主客大笑與怫語未終知其豪士即招門外客共飲而罷門外客以爲怫與主人有分終不悟唐突遽絛以責已也

洪渾字渾元性任真喜飲酒嘗爲楊州牧使醉則與下吏戲鮮吏冠自戴之然政簡人無怨者 西厓雜錄

柳塗字由正少以薄行名於花柳間久被停舉有詩云十載青樓食薰天積謗喧狂心猶未悔白馬又黄昏李鵝溪海山見之曰此子其才可惜嘗携一名妓遊

皇甫仁

友人家衆俠數十人立門外將有起拏之色塗左挟妓右挟友超墻而出復超墻而入衆俠大驚而散時扶安妓桂生初上京塗徃見之以詩挑之桂生聞其姓名大喜曰曾聞公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黄昏之句慕仰者久矣今幸遇之塗　宣廟朝登第官至府使

破閑雜話

坦章　踈脫

皇甫相公仁嘗念車原頫究死冒昧之由入承經席不覺其帽之倒着而入侍因此歷逹原頫之事後以仁言特命昭雪時以皇甫仁為倒帽之侍原頫為鄭

金守温　孫比長　孔頎

道傳等所搆殺者也 類編西征錄

金乖厓守温長於詩文而拙於治產每布書籍於床施席於其上而寢之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氈也門前有大槐樹嫩綠成陰公令奴鉅斷之人恠問之乃曰家中無薪炊飯也 慵齋叢話

孫比長字永叔少時赴生員試及榜出則亂書姓名永叔怖恟色沮曰榜無吾名其友指示曰彼第其行者是子名也永叔曰彼非孫比長乃緜比良也至今聞者齒冷 慵齋叢話

孔司成頎昌原人漁村俯之從孫也性倜儻赴館試

申光漢

舉子五十一人只一人當屈孔碩負其能於初塲不製而出曰孔碩豈見屈者乎中塲飲酒又不製而出曰有終塲在至終塲其十五人相約辨酒食堅勸至醉碩怡然縱飲頹臥終日其五十人得參而碩獨屈爲後以使臣赴京於路傍稠人中行溲便譯官言恐爲華人嘲笑碩曰孔鮮孔碩誰知者耶其豁達如此

芝峯類說

申企齋光漢長於文詞而短於吏才爲刑曹判書不能聽理罪囚多滯囹圄不能容乃啓請廣構獄間以處罪人時以爲笑又不鮮吏牘如牌子等文字亦用

李荇
蔡紹權

詩語曰官咸捉致非難事須趁東風二月末 芝峯類說

李容齋荇字擇之德水人蓮軒宜茂之子也貌寢性不喜梳洗 上嘗於燕閑問曰聞卿居家不梳洗然耶荇對曰臣家有祭祀時則臣嘗梳洗 上大笑 終南叢志

蔡紹權壽之子也性歇後坦率凡衣冠畧不致意嘗值衙仕一足着白靴一足着黑靴而往吏胥莫不掩口相笑仕罷往見判書金安老金大笑曰花色淺深前後發正謂此也 思齋摭言

韓應寅

朴忠侃

韓忠靖公應寅字春卿襄節公確之後也居表信川地使侍婢眼勤水畝四五月之交稻巳再耘相國出省阡陌而歸詑諸老農曰吾家再耘已成蒼雲老農往見之非稻也盡稂莠也蓋侍婢生長京城未曾窺田今來所鋤皆去佳禾所培植皆狼莠而舉家昧昧不之悟信川人笑之吁末世用人類如是哉

朴判書忠侃有所愛妓妓與錄事通錄事例着平頂巾掛在壁上忠侃乘夜入妓家而宿趂早朝詣闕天未明誤攫着平頂而往至闕下奴子仰視告之忠侃大驚下馬入民家改之 於于埜譚

祀事至嚴凡將事太廟者肅敬進退之間恇㥘失儀者比比有之昔李相國陽元為太廟祭獻官相國足大擇廟藏中巨履著之踰門閾綦鮮失履在後者蔭官謬以為已履履外加履而行相國顧而求之蔭官終不與曰既著之意其已脫履而獻官告之殊不知獻官失履而已疊履於履外後鄭相國琢差太廟獻官帶廟藏革帶贅引前導駿奔之際不見帶鮮墮地相國謬以為已帶拾取之帶上加帶贅引顧而求之相國曰吾既帶之意其已帶墮地而贅引告之殊不覺贅引失帶而已加帶於帶上此真儷語妃青配白之

對也於于楚諱

成察訪汝櫄爲人迂詭甞言人不可不知天文一日把松炬升茅屋仰視星宿俯看天文書不覺炬火落屋上俄而火起成驚遑跳下曰近日火星光芒果有火灾天文信不虛矣菊堂俳語

佯狂

沈義字義之號大觀齋豊山人貞之弟也能文章見其兄所爲不善不欲與其是非遂陽愚謬忘及其居喪也與貞同守墓于山下忽夜半坐而哭貞怪問之義曰今夜夢中毋主來言某處畓某處田欲與汝而

未果云矣貞亦泣盡給之後貞知其詭詐一日貞早起哭泣義問之貞曰今夜夢中先妣來言某田某畓非義之物速返爲教耳義曰兄主之夢春夢也不足信也申企齋光漢題沈貞逍遥堂詩曰落葉蔵秋壑斜陽映半山盖譏其如賈似道王安石也貞不之覺而義知之密咮于光漢曰吾欲詬吾兄可乎光漢哀丐之如是數矣而終不詬其爲陽愚可知及其家禍作逮訊殿庭輒狂呼亂詬乃釋之

沈義恐兄之不免於禍屢欲言之一日到貞家見鼠竇指而謂兄曰此兄他日求出而不可得者也今日

黃守身

試出如何貞不答後貞被法義乃來哭曰鼠實在彼穴何去也 寄齋雜記

果斷

黃政丞守身喜之子也有所眄妓鍾情特甚喜嘗責之切守身唯唯而退猶不悛一日守身自外至喜正冠服出迎於門如大賓守身惧而伏地問其故喜曰吾以子待爾而爾不聽是不父我以賓禮相接耳守身叩頭請死厥後更不與妓相問嘗扶醉橫載過妓家宿爲夜半酒醒始覺其宿妓家大怒取釼斬其馬首 於于埜譚

洪暹　黄熹

洪景憲公暹字退之文僖公彥弼之子也新進時羅士禍受刑殿庭流之南荒至公州錦江路有朝京赴試之儒聞暹昇至江上咸聚観之有一儒自南来者来觀之垂涕曰吾聞京師有洪暹者當代有名佳士也有何罪而至斯此豈君子應舉之時也遂回馬首不赴試而還詰其名乃林錦湖亨秀也於于埜譚

行權　處變

黄翼成公喜以左議政丁母憂不出其代過数朔起復喜復拜之時　世子将朝京欲以喜随行也喜上箋懇辭至再不許及天朝勅世子不必入覲喜又控

金宗瑞

辭曰世子既不朝覲且國家無事請終三年 英廟
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不允仍傳曰古者六十雖
在喪服猶許食肉今黃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
素食而行乎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平政院招而
勸肉喜詣賓廳知中事鄭欽之傳 上旨勸肉喜頓
首曰臣時無病豈敢食肉乎請啓之欽之對以不敢
喜於是稽顙開素東閣雜記
英廟建置北邊六鎭以金宗瑞爲觀察使委任之瓜
滿移授本道都節制使宗瑞母死 上使馳馹召之
且賻紙與棺槨過百日後起復還任宗瑞辭不許令

魚世謙 金馹孫 李全仁

政院勸肉送之 東閣雜記

魚文貞公世謙字子益孝瞻之子變甲之孫也性豪邁不拘小節在相位遭艱 成廟以其年老命食肉公對客恣啖人頗譏論公聞之曰以我食肉為不可則可獨處而食對人而食吾未能分其是非也其時金濯纓馹孫居喪削弱自知滅性不待人勸而殺鷄食之乃曰余在翰苑嘗書一宰相食肉之非不謂今日身便蹈之 圃樵雜錄

李賛成彥迪少時有所眄既有身孕不兩三月曹知事潤孫見而悅之占為己妾至產朔生男曹名之曰

玉釭及長以爲嗣子擇田宅臧獲作文劵付之賛成嘗戲謂曹曰妾則任公之娶何不歸子乎曹但一笑而已及曹卒玉釭服衰居廬頗聞其事密問於其母母曰汝實賛成之子也玉釭曰我受曹家重恩義當卒喪喪畢封所傳文劵給與曹之子家用單身赴慶州告於賛成夫人夫人曰家翁本無妾安有子乎於是告而其實夫人感泣仍令赴賛成於謫所賛成曰汝果我子也改名曰全仁全仁號潛溪擧以遺逸官至禮賔正史氏曰全仁遺此意外之變能從容處置可嘉也 稗官雜記

呂甬徵

卞季良

呂叅判甬徵鄭監司百昌友壻也兩夫人同避亂江都節死草葬事定開斂視之顏色已變不知誰爲某夫人終難爲日後合葬之禮故兩表俱葬於楊根兩家子孫輪回祭之此所謂無於禮之禮而雖善於禮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晦隱雜識

固執不通

卞文肅公季良字巨卿密陽人領中樞王鸞之子也性固執宣德年間賀白雉表中有惟茲白雉之語文肅曰茲字宜中行諸公曰不屬上何謂中行文肅曰宜取旨 世宗是諸公之議文肅復啓曰耕當問奴

許誠

織當問婢　殿下為國若鷹犬宜問文學宗筆至於詞命當倚任老臣不可輕許他議　世宗不得已從之筆苑雜記

許判書誠河陽人判尹周之子也性固執嫉人干請有請欲東則西欲西則東必反其意僧一雲欲任斷俗寺語許曰聞西道永明寺山水之勝甲於東韓乞我一任以償宿願若任斷俗吾事去矣後數日批下雲任斷俗寺雲大笑曰老賊已墮吾術中矣

許吏判誠固執鄭次恭以佐郎見謁許迎謂曰君名鄭次窮矣鄭改容曰次恭許曰非次恭乃次窮爾聞

李叔蕃 又

者笑曰知次淼之名孰知次淼而敢執若是乎

驕傲

李安城叔蕃得幸於　獻廟李澄玉曹備衡皆守其門李驕傲　上命召不即趨詣一日方與客飲辭以疾以是論謫于外　英廟朝李以純金帶寄贈都承旨金墩請得還都下金欲受而難其請每入朝手必摩挲其帶時方撰龍飛歌　上問詳知　先朝時事者金即舉李以對命召還京訪問故事李既還則門下之士皆來謁備衡澄玉已歷樞宰而又一人議政也李出見設椅子南向而坐餘皆設平坐于南雖慶

李嶸

作之餘其傲慢如此龍飛歌撰訖 命還送貶所墩白業蒙召還宜特留之 上曰不然叔蕃得罪於先朝予不得擅召用也即令還配墩竟不敢受還其帶 諛聞瑣錄

李叔蕃為人驕傲 光廟幼少時叔蕃見之曰兒目睛太類俑祖須友愛兄弟勿效俑祖所為祖指 太宗也 月汀漫錄

李嶸仲高之登第也盧判書稙為都承旨備酒饌邀嶸嶸醉中把盃謂稙曰士稚乎當今不斬柳成龍無以為國事成龍當世第一名宰無顯過不可指斥稙

李春英

方相善惡之曰年少郎奚爲過言嶸熟視曰始以士稚爲可人今乃大知其庸劣也一座不能答罷酒是年嶸病疫而死 於于埜譚

李體素春英字宗之宗室義寧監胤祖之子也白休菴仁傑外孫也性傲甞於衆坐臥聽李月沙廷龜燕行諸作一無許可至春生關外樹日落馬前山之句始起坐曰聖徵可與言詩須勉旃勉旃其簡亢如此 壺谷詩話

威猛

洪仁山允成居青坡性鷙悍恃功專殺門外長川人

有洗馬輙並殪之騎馬過去者不問貴賤盡殺之嘗又奪人田爲芥池有老嫗哭曰老身窮獨一生所恃以爲命者此也順之餓死拒之則殺等死也無寧詐於其門以冀萬一乎遂持文劵詣之公不交一語遽令老嫗倒石上以稜石擊碎之置屍道傍人莫敢誰何以此奴僕橫行官不能禁捕盜部將田霖一日分差伏於才人岩側去公家至近有五六人黑夜唐突自謂某家人其如我何霖親自縛之天明駈而謁諸公曰此輩恃公勢妄行乞自今禁飭恐累公也公大喜乃下堂引其手上之曰如此好男兒何相見之

張順孫

晲也甭有酒量幾何食量幾何霖曰唯公命耳遂以飯一盆襍以魚菜如俗所謂混沌飯酒一角盃可容三盡者饋之霖乃數匙而盡其飯一倒而傾其盃公不勝曲踊曰甭有何官曰補内禁衛耳公遂具啓擢拜宣傳官一日霖詣公門則公方據胡床綁倒少女奚於庭樹下引満角弓擬射之霖蹤問其故公曰一呼而不及應将殺之也霖曰與其殺之何如給付小人乎公笑曰諾遂解而給之霖終身畜之 寄齋雜記

洪石壁春卿為弘文正字時其母夫人乘轎在路張政承順孫之奴醉與轎後從婢戲仍劘扶轎卒夫人

大驚以事涉相國家不可告之刑曹春卿遂踵相國門請謁告其事相國曰甚可駭也招侍人附耳語色自若春卿起辭而出見門側已有死人覆以草席即其奴也相國不動聲色附耳一語而瞬息之間已處奴以死其威如此宜作一國之相也 於于埜譚

仁祖朝許政丞積為全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營白事許相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廵使不從吾言其能更遷他爵乎許相曰爵之遷不遷非汝所敢言命羅卒迓接而杖殺之棄屍門外趙後宮聞之申飭家人曰 主上若聞差奴籍吾勢致死則譴

責必及於吾身汝輩愼不出此言 公私聞見錄

剛戾

韓上黨明澮性虐毒得痛脛之病病在脛骨中痛不能堪自度不得活曰等死寧自折脛骨殺此虫而後死乃箕踞甕上使僕擧大石折其骨僕不敢明澮大怒関弓欲射之僕不得已擧大石椎而折之骨碎髓流明澮手探骨中得一大虫如毋指乃以一鼎油煮之虫猶不死油盡焦虫乃死而明澮亦死 於于埜譚

勇膂

高麗李元帥芳實驍勇莫倫其妹李氏勇力亦無雙

崔潤德

嘗挿小枝於壁兄弟登枝上行旁實行則枝動妹行則不動妹又一日羸童困馬到南江舟人爭渡椗妹下之妹大怒遂取舡擲亂打舟中人健如飛鶻慵齋叢話

崔貞烈公潤德通川人襄莊公雲海之子也以二相兼平安都節制使公務之暇廳後隙地種瓜手自鋤之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方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泣訴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跡虎手殺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裹以衣服埋之其婦感泣不已青坡劇談

權節

權栗亭節之始生也兩手之八指皆駢父母就四指中各割開處令兩兩相駢稍長膂力絕倫登文第爲弘文校理時 惠莊王在潛邸有大志日臨其第權佯狂以見志權未冠有親族使美女問侯大夫人前權擧屋柱納其裳裔女甚愁權有妹膂力相等擧其柱而拔其裳於于埜譚

宴勝

英廟駕幸楊花渡邊喜雨亭駐駕經日 文廟爲東宮隨之安平大君瑢亦隨之一夕安平與成三問任元濬臨江翫月 東宮送洞庭橘二盤盤內書之曰

論

梅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
遂令製詩以進安平成任各製進安平手寫叙事及
詩又令安堅畫之名士如徐居正諸公亦紬和之此
實太平之勝事也 遣閑雜錄
成廟每置酒宴群臣必張女樂一日命笑春風行酒
笑春風者永興名妓也因詣樽前酌金盃不敢進至
尊前乃就領相前擧盃歌之曰舜雖在而不敢斥言
若堯則正我好逑也于時武臣爲兵判者意謂旣酌
相臣當酌將臣次必及我有大宗伯吏判秉文衡者
在座春風酌以前曰博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遐棄

乃誂武夫之無知也其主兵者含怒春風又酌而進曰前言戲耳吾言乃誤也文武一體吾亦暫知而况赳赳武夫那可不從吏判笑曰然則捨武乎春風歛容又酌而進曰齊大國楚大國小小滕國間於齊楚何事何否此皆誠好事齊事楚按三歌皆俗謡故以意釋之如此於是　成廟大喜稱賞賜錦段及虎豹皮胡椒甚多春風由是名傾一國五山說林

蔡仁川壽為壯元而壻金安老及李陰崖耔俱壯元一日為龍頭會中壻金延昌勘亦欲與之以非魁拒之金公令其夫人徃告之曰小壻三十五為大提學

乞以此八叅也仁川笑曰是不可不許叅也遂召而與宴 巴人識小錄

乙酉歲朴思菴淳領黃閣盧蘇齋守愼鄭林塘惟吉爲左右相鄭松江澈沈聽天守慶坐東壁五公皆壯元及第其時作契名曰政府龍頭會軸鄭松江有詩曰五學士爲五壯頭拜名到我不相侔祗應好事無分別等謂當時第一流 五山說林

光海乙卯爲其妃柳氏之慈堂蓬原府夫人鄭氏錫宴瑞葱臺廢東宮贈詩曰遐齡八耋慶綿綿玉樹芝蘭滿眼前宸眷深嘉壽百歲孝思常願奉千年樽開

紅醞天香襲琺賜瑶臺雨露偏上苑新秋晴日永諸
蓬洲烏五雲邊鄭氏次韵曰紬紬承承寶歷綿文慈
武孝兩無前光騰門戶逢千歲德配乾坤祝萬年未
死重遊蓬島上餘生深荷聖恩偏陽春一曲誰能和
小海奎章映日邊廢妃又為鄭氏張壽宴于通明殿
光海贈詩曰鍾得名門壽福全宜家令範更無前森
森簪笏華軒溢濟濟芝蘭錦幌連慶建小陽翬國祚
光昭壼裡廸民賢坤宮奉酌通明殿盛事人間萬口
傳鄭氏次韵曰未死殘骸幸尾全御風重近紫宸前
日邊佳氣衣邊襲天上恩光席上連霞醞宣來欣醉

飽小陽昇座賀仁賢賡歌寶什翔鳶字歸與兒孫萬歲傳廢妃柳氏贈詩曰叨侍宫闈廿九年翟褕徽典愧前賢欣逢 宣廟中興日更見吾王至德全世亂幾叅龍御運時平長享鳳帷邉慈顔寫髮通明殿稱壽還鸞罷渥偏蓋柳氏之配光海在 宣廟丁亥至乙卯爲廿九年也鄭氏次韵曰俗累塵緣惱暮年一心聊慰壼儀賢承恩再躡三清界賚化重歡二聖全錫宴復開金殿裡靄雲繚繞老身邉閔睢樛木非專美更祝乾坤德不偏鄭氏即鄭林塘惟吉第二女也

李貞幹 洪暹

壽考

李孝靖公貞幹全義人東巖仟之四世孫也年過七十奉侍母夫人金氏嘗弄崔雛於前爲老萊戲金夫人壽至百有二歲乃終或問能壽之由答曰不向日月便旋則壽矣 鯸鯖瑣語

洪忍齋暹母夫人乃宋領相軼之女而爲領相彥弼之室三從皆台席曠古所未有而年九十其季年忍齋以七十賜几杖尤人間所稀故盧蘇齋守愼其慶席詩曰三從不出相門闌此事如今始見之更桂省中璽壽杖却被堂上老萊衣真善記事也 巴人識小

李遵

任世纘

馬惟良

錄

李叅判遵母夫人百三歲卒叅判以七十七居憂長女八十五次女八十二俱無恙其年滿百之時 上欲封夫人難於無例特授其子右尹令從子職賜夫人誥厚賜使蕃叅判子五人俱出仕道兒孫近百餘人亦一時盛事也 巴人識小錄

江陵太和縣有甲士任世纘百七十歲而終近世所無也 巴人識小錄

全羅道長水縣馬惟良妻趙氏年百二十二歲齒落還生大如米粒額上黑髮復生長寸許四十三歲生

鄭夢周

子名行坤時年八十扶杖而行監司上其事 中廟
傳曰上古堯舜之年亦不過此我國尤所未聞也
命本道給衣食 松窩雜說

衰逝

圃隱鄭文忠公夢周臨命之歲春月嘗訪友友不在即
就花堦折花吟賞因起舞呼取酒來主媼以梨花酒
一大器進即盡飲又索一器飲立盡嘆曰節物如是
惜也風氣甚惡甚惡公登溷必移時得詩句則於廁
上取筆硯書之夫人問曰近日何不廁上作詩公愀
然曰詩思也沒悲哉 諛聞瑣錄

江陽君

孫舜孝

宗室江陽君㝎臨終折取盆梅一枝遞鼻嗅香書一絶句困不能成字其壻代書之詩曰年將知命病相催屋角悠悠楚些哀梅蕚不知人事變一枝先發送香来書畢而逝公少年鼎貴雖不閑於詩律臨絶之音亦可哀也平生酷好琴酒亦喜資治通鑑遺命以三物殉葬家人寬造外槨遂以玄鶴琴一張通鑑一帙酒一大壺置其内而埋之 謏聞瑣録

凡人之將死精神不亂安然歸化者非有道者則固不能焉孫二相舜孝嘗自言吾額必無疾痛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飲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呼

金末

諸子来速具飯飯訖曰吾欲效少時挾冊遊師門也乃取一卷書掩之上下階級数次曰困矣吾欲休焉乃隱几而臥家人以爲能睡良久視之則息絶矣嘗命好燒酒一大壷埋于靈石下如命爲（謏聞瑣錄）

金文長公未有女無子嘗曰開千眼者得陰報余自筮仕以来五十餘年未嘗不帶學官職教誨不倦卒無所嗣豈非余荒蕪僞學未能德於人耶将終沐浴冠帯執笏端坐家人痛哭公止之曰余位在一品官非不達年踰八袠壽非不高生死常理得正而斃豈不幸歟尋卒（筆苑雜記）

成侃

金麟厚

成真逸侃字和仲任之第俔之兄也夢見李提學塏
爲龍自家攀龍飛渡江江岸草木人物皆非世所覩
其後未幾伯高字塏被誅真逸亦病病中作詩書之云
西風拂嘉樹零露發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來有期
翌日而逝 慵齋叢話

金河西麟厚長城人中年棄官歸以詩酒自娛臨終
作詩云閱過行年五十五及到今朝萬事畢故鄉歸
路坦然平歷劫分明未曾缺手中但有一杖節且喜
途中脚不跌旣而倏然而逝其後有鄉人金億者 蛟山詩話 金億作與世億 得病暴絶入一處如官府官員會坐其一

任虎臣　李德馨

金河西也見億語之曰君今不當来今還去吟一絶以送覺而記之其詩曰金億其名字大年披雲来訪紫微公七旬七後重相見歸去人間莫浪傳識者見之曰此真金河西之詩也蛟山詩話言世億孝子也其後果七十七無疾而卒

西厓雜錄

任貞簡公虎臣字武伯豊川人昭簡公由謙之孫也疾篤其友洪忍齋暹往問之見其病重不覺涕出虎臣抽唐音一秩授之曰爲我咲吟一篇其達於死生如此松窩雜説

李漢陰德馨光海時抗疏被削黜即日出住楊根庄

舍方其去闕世間傳奇之事甚多一曰有大虎俯伏馬前導行至家而去一曰有異人候江頭贈詩其首句及第三聯忌之而詩曰家在廣陵江水西黄花艷艷節何晩落葉蕭蕭風更凄窓前杜宇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棲又其臨殁異雲蔽空奇晦入眼云大槩一時之人惜其去悼其亡至有此等之語爾 春坡日月錄

李完平元翼卒之前一年夢作詩記得一句落花芳草春山路燕入空堂語未休公謂人曰我必不久死矣果於翌年春卒 菊堂俳語

任叔英

論文

任踈菴叔英字茂叔豊川人竹崖說之曾孫也文章節行重於一時光海辛亥登别試及第其封策中直斥戚里驕橫光海命削科賴大臣論列復科後被削黜處於江湖間癸亥反正後歷敭華顯年四十八不病而逝是夜隣嫗夢一青衣吏人持赤管訪任持平家正屬纊時也又湖西儒生夢有人来言任某謫下人間已久自天上當為召還儒生從行至洛踈菴忽焉吁亦異哉 菊堂俳語

術藝 堪輿 論相 談命

道詵百濟人初詵母為處子出遊川澤上得一羡大

爪啖之忽覺有娠及生兒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川上時方冱寒群鳩數十來集上下覆之不死數十日父異而収養之及長出家入山修鍊有天公下降授以天文地理陰陽之秘又入唐學一行法世傳圖讖皆詵所著也近得唐本星曜一秩有曰高麗國師賦而議論精微非詵不能為也然其與議論者耶律楚材則時之相距甚遠是可疑也或高麗國師者窃傳詵術不傳於東方而傳於中國乎今靈岩縣道岬寺有詵碑亦有鳩林 筆苑雜記

道詵國師說者以為唐一行之弟子誤也一行乃唐

玄宗時人也道詵乃王太祖父王隆一時王太祖高
麗正與趙宋相並然則一行與道詵相去不啻數百
載其曰一行之門入者豈非妄乎 五山說林
太祖御宇後下教八道方伯物色求無學踰年不得
圻甸海西關西三方伯一時共路索之至谷山高達
山山下有草屋數椽間有一高僧獨棲三方伯舍其
趨從入其洞掛三印於松枝芒鞋徒步而行抵其草
菴有一老僧着犢鼻褌手鉏菜田三方伯就前問之
曰此菴誰所創也曰老僧手搆之曰有何所見而卜
居于此曰為彼三印峰也何以為之三印曰當前三

崔恒

峯是謂三印若等室於此當有三道方伯掛三印於
洞中樹上是其應也三方伯崔躍而執其手曰此必
是無學也與之歸状聞于 太祖太祖大喜待以師
禮仍問定都之地無學乃卜漢陽曰仁王山作鎮白
岳南山為左右龍虎鄭道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
面而治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不從吾言至二百年當
思吾言 太祖又卜萬歲後藏弓劒之所無學乃卜
一地曰 殿下子孫世世皆葬于此可也即今建元
陵也 五山說林

太虛亭崔文靖公恒既卒葬于廣州今南漢山城下

魚孝瞻

其夫人有技能見識寧城(崔公勳錫)葬後夫人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葬而國制禮葬之地不敢遷吾宜別葬遂自卜於其近地十餘里而卒乃別葬至今有後云 晦隱雜識

魚文孝公孝瞻嘗卞論山家地理之說之非上䟽極陳明白正大 英廟問鄭文成麟趾曰孝瞻之論然矣其父母之窆葬能不用其法乎麟趾曰常奉使於咸安見孝瞻葬父於家園之側似非惑於地理者也後文孝卒子世謙世恭葬於廣津濵亦不擇地家法如此 筆苑雜記

山水之說昉於後漢青烏子陶侃郭璞踵而成之唐有楊筠松宋有胡舜臣皆碌碌小儒不足語道理者喜爲山家禍福之說一以方位山水之義悉以定子孫吉凶傳會牽合誕妄極矣然後之人例皆惑於其說有數年不葬其父母者又有屢發祖上墳塋遷葬者福未得而禍隨之今中國皇上寢園同在一局前朝五百年君上陵寢亦同一域其不擇地明甚歷年悠長山水之說不足信也 筆苑雜記

慶州風水無後餘故其土狗皆短尾俗稱以東京狗至今京中亦目短尾狗曰東京狗 晦隱雜識

河崙　廣平　李世佐

浩亭河文忠公崙字大臨晋州人素好相人謂閔政丞霽曰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二甥者吾欲見之請公先容霽謂 太宗曰河崙欲見君耳 太宗乃見之崙遂傾心結交後爲定社佐命功臣配享 廟庭 東閣雜記

廣平大君 璵 少時相者言法當餓死 世廟曰予子豈有餓死之理盡以東籍田賜之遂移籍田于别所廣平後因食魚爲魚骨梗喉不食而卒 芝峯類說

琉球國遣使來宴接于南宮李世佐判書蔡仁川壽亞爲宴已其使謂舌者曰判書於相法出亞曹則善

柳塽

舌者曰判書非獨身顯三子皆捷科列要津其福罕世何以云出使默然曰非吾知也盖廣陽長大豐碩望其貌亦知爲福入聞者皆笑其妄也未幾廣陽闔門遭禍仁川能獲終吉方知其爲善相者也 龍泉談寂記

柳相國塽字充厚曼殊之後也赴燕京會見相者欲使觀其狀有從行之僕容貌甚偉相國衣冠以示之相者熟視而笑曰此終身賣炭翁也何子之欺我哉於是相國出見之相者望見而驚曰是真閣老也 於于埜譚

貌不如心者孔子貌類蒙倛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晏平仲長不滿六尺而心雄萬夫哀駘駞以惡駭天下而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孟嘗君眇小丈夫韓信黃面長大張子房貌類婦人郭解狀不及中人田蚡貌寢而我國尹弼商風采埋沒中原相者見其身不覺其貴及見其遺矢知其極貴成俔貌醜時人稱之曰御覽坐容此皆中不能飾外貌如其心者伍員長十尺眉間一尺終爲天下烈丈夫項羽虎相也其怒也人皆讋伏莫敢仰視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諸葛亮眉宇之間聚江山之秀張飛壯士其目如環許遠寬

柳穎

厚長者貌如其心盧杞藍面鬼色婦人見之者皆笑而我國趙静菴容色絶美每覽鏡而歎曰此豈男子吉相崔永慶逮己丑之獄將死獄卒敬之趨風奔命惟恐或後此皆表裡如一者也 於于埜譚

光海朝天使之來東者語譯輩曰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相其他宰相亦皆不吉而百僚之面帶殺氣者甚多汝國王其得無事乎未久而其言皆驗 公私聞見錄

柳舍人穎字洗耳晋州人命天命賢之父也善相人與姜雪峰栢年及他文官數十人同隸承文院嘗會

公座而姜公素多病體羸弱若不保朝夕者諸人字呼戲之曰叔久今年不死明年必死安能久於世乎舍人曰君輩勿以某之清弱多病輕視之也在此座者盡死之後當獨享晚福前頭不可量也諸人皆笑曰妄言也叔久而壽孰不壽乎後五十年間諸人盡殁獨姜公官至一品壽七十九 閑居漫錄

光廟為首陽大君春秋十四宿一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來叩房門 光廟驚起蹴後壁壁倒因出騰身超過數仞墻其人又超踰之 光廟超過三重城其人亦如之 光廟從大道走行一里許道傍隱古柳

樹其人追之不及又失其蹤跡乃咄叱而去有頃有長者啓門而出洩溺小橋側仰見星文恠之自語曰紫薇微經柳宿必入君依柳樹像也甚可恠也良久而還入　光廟乃歸翌日物色之乃觀象監善推步者也　光廟暗記其姓名而心獨喜及御極求問之其人死已久矣乃厚賜其子孫 五山說林

都中有洪繼寬里即國初盲卜洪繼寬里也繼寬以卜鳴仍爲里名云洪仁山允成湖西人少時落拓不遇取解入京聞繼寬名而造焉繼寬推其命良久蹴曰公人臣極貴之命也仍曰某年某時公必判刑曹

尹弼商

其時某子必以罪繫獄當死幸公念我而活之因招其子曰汝某時繫獄就訊只言某之子也公愕然不敢諾未十年公以 光廟翊戴功超授刑判一日鞫大獄一囚呼曰囚則盲卜洪某之子也公乃悟而釋之 涪溪記聞

尹弼商嘗入中原問名卜曰平生勳名冠人臣但終死於三林之下未解其義及貶儒處珎原民舍聞室外樵兒呼伴曰今日共樵中林弼商問主人曰何謂中林主人曰此地有上林中林下林皆地名也弼商悵然曰吾將死於此地矣未幾被殺 於于埜譚

韓忠　呂應鍾

韓松齋忠氣槩豪放早有文名喜音律又能彈琴中癸酉壯元以弘文典翰充奏請使赴京聞善卜者令譯者問其平生首尾吉凶卜者推數只書藏頭體一律與之其詩曰少年才藝倚天摩手把龍泉幾處磨石上梧桐將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口傳三代詩書教文起千秋道德波安幣已成賢士價賈生何獨謫長沙田還即被謫未久又被告杖死獄中平生首尾髣髴如此亦可恠也 思齋摭言

大明叅軍呂應鍾字太和號繼菴隨宋大斌到南原與金復興相遇甚適意復興從容叩時變曰何時可

李長坤

南師古 又 又

太平應鍾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卿若聞之失拜痛哭無所去矣天下將必大亂我亦從此欲入武夷山中矣其言果驗於戊午異哉 春坡日月錄

李二相長坤燕山朝以弘文校理亡命嘗數月一至家見其夫人而去一日到家天向曙不敢入隱於家後竹林夫人以其過期不至疑其死召巫卜之巫荅言不死矣影在庭中公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晩年甞謂巫言亦不虛云 芝峯類說

嘉靖丁卯南格菴師古登南山蠶頭望見驚歎良久曰是何王氣索然俄而移在社稷洞未幾 恭憲王

薨無嗣廼 昭敬王于社稷洞潛邸卽祚鄭叅判期遠徃訪師古師古自内高聲問曰鄭秀才來耶顚倒出迎鄭怪問之曰何以知吾來師古指壁上書曰某日鄭某來入皆異之 於于埜譚

李鵝溪山海遇南師古於宋松亭班荊坐話南西指鞌嶺東指駱峯曰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曰時事之革而後興終不磨滅其後黨之以西爲名者多失時初沈義謙曰 恭憲王陟祚之時而大盛鄭澈輩曰定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輩曰値播

越之變而興又有若干人曰今 上即位初年而興以東為名者分而為南北大小骨肉之號其言果驗

於于埜譚

南師古者　明廟朝人家閑東善風水天文卜筮俱得不傳之訣言發必中　明廟末年來遊京洛與權判書克禮相厚嘗言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有倭亂若起於辰年則猶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云又常謂人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坊與金潤身過東郊外指泰陵近地曰明年東封泰山云如是者不可縷擧朝廷自乙亥年間始携貳

許篈　許

迄今將五十年未已倭寇發於辰年 宣廟自社稷
洞潛邸入承大統泰山即泰陵之謂也 文定崩於
其明年葬于泰陵云我國亦有如此之人可異焉 山中獨言

宣廟癸未許學士篈竄甲山其夏有神妖降于甲山
睢盱然鉅齒蓬髮左握弧右握大擊鼓彎弓以禳之
於是許學士作逐厲文朴守菴 守華 聞之曰自此東方
有大亂後十年壬辰果有倭亂七年乃定 眉叟記言

凡八作事宜以十九年期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入晋
爲覇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還漢畵形麟閣張騫入虜

論

十九年還爲博望侯名流千載范蠡十九年三致千
金司馬温公十九年居洛終成相業至我朝盧守愼
十九年謫珍島讀書爲文章八爲政丞獨越王句踐
十年生聚十年敎訓十九年加一年復呉之讎盖十
者陰数之終九者陽数之極十九年者閏之餘分盡
矣易之爻六而後變過三變則爲十九年矣凡事成
於三故也 於于楚辭
盲入金孝命預言某年生進壯元而草頭入則蔡無
逸木頭入則李璪果應云至癸丑年別試或問孝命
曰今年科擧何如答曰金姓當魁李姓居末及榜出

金慶元李慶禧也時尚成安公震為讀券官欲以洪大諫天民為首下官皆以金公為可成安固爭不得且凡科舉皆取入格文字而其時特命次中以上皆賜第而李登叅焉莫非天也 稗官雜記

天啓壬戌夏李爾瞻衙罷歸家路逢一盲人衣冠盡破血流被面呼泣而去爾瞻問其故盲曰公之諸胤招我問公前頭休咎我對以癸亥三月必凶諸胤怒之困我至此矣爾瞻使從人護盲至其家遜辭以謝大責諸子曰吾榮溢罪極自知難免豈待盲卜之言也汝輩有問盲以實對有何可罪而鞭撻流血也吾

論

爲汝輩之父此尤當死 公私聞見錄

泌川朴叅判夔叙字錫吾寄陽人遯溪栗之子也忠厚善良篤於朋友與余最親己未冬余以黃海監司遞来翌日早朝錫吾来見坐語良久適盲人池億千又来錫吾曰此盲善卜欲見久矣以小紙書給五条曰令須問之余略叙寒暄即以五条問之池盲曰来辛酉年大不吉余甚無聊錫吾察余辭色親問曰此吾命也辛酉當有死亡之患耶池盲素老神旋荅曰更思之辛酉有吉星来救當有膝下之痛錫吾更不問而起余又問之則曰辛酉必有横死之厄似難免

矣錫吾果於庚申秋赴京以奴胡陷遼路梗由水路出來辛酉五月滄海而沒池旨之言果驗矣後甲子余以奏請使由水路赴京祭錫吾於海邊乙丑四月竣事回到登州登舡之夜夢錫吾以壺酒來餞殷勤叙話宛如平日覺來不勝感愴舡行不日少無風波之險來泊我國地方豈非錫吾之靈默佑而然也平生相厚之義無間幽明嗚呼悲哉 竹窓閑話

異徵

高麗王氏之承統者左腋下皆有金鱗三隻辛禑死江都辛昌死江陵皆有此表東軾爲高城郡守時見

楊士彥妻翁李時春年七十歲每說其曾祖母居江陵年幾九十餘自言十二歲時聞其地前朝王被刑往見之則臨刑謂衆人曰吾王氏本龍孫也左脇下必有三鱗世爲之表遂解衣示人左脇下果有三鱗金色大如錢衆皆驚駭悲慟云 於于埜譚

魚賁成有沼之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三鱗甲及長仕高麗王太祖時人咸稱其三鱗甲非常人也王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 東閣雜記

俗傳有一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

徃審之其家婦適生男子使心異之因求其子而養
是爲姜仁憲公邯贅及爲相宋使有鑑識者来見公
曰文曲星不現久矣不知何在今公乃是即下階拜
之崔滋曰此說甚謊然古今搢紳皆有記傳故錄之
補閑集

我 穆祖全州大姓勇氣自負有所愛官妓一日觀
察使入之至夜 穆祖直抵客館西廂招其妓出其
妓股戰而起觀察使大怒急呼從者 穆祖直入帳
中釖斬之遂抱其妓鞭馬而出夜馳百餘里因之嶺
北初任義州赤田今德源後之慶興居之善騎射戎人

畏之一日夜夢有一人來見曰吾乃某池之龍也某池龍欲奪我居明日當與格之彼強恐余不能格幸子救我 度祖曰何以知主客也曰彼白而我黃以是分之 度祖許之翌日詰朝手弓而往俄而池水蕩湧黃白二龍交纏糾繆宛轉水面 度祖一矢正中白者池水盡赤白龍逃去是夜又夢而告之曰賴子得保將必厚報當於子孫見之以此其池以赤名之 五山說林

韓上黨明澮有孕七月而生四體猶未成形乳媼異以絮置密室久而方成既長骨格奇偉少時讀書山

寺一日冒夜行山谷中有虎擁護而行公語之曰遠
来相送足見厚意虎爲俯首號伏之形天且明乃去
又甞遊於霊通寺夜半有一老僧貌奇古容告曰乃
之頭上有光奕奕奕皆貴徵也不出明年公必得志景
泰丙子夏成三問等事發公之功最大 東閣雜記
李知事順蒙在驪州利川之間力農治業一日出耘
于野天忽晦暝風雨大作有火如大瓮自遠輪轉而
至順蒙以鋤擊之小兒黄髮被頂青目熒熒手中有
劒中折如短鎌倒在地上久不運動順蒙以鉏撤起
之天又晦暝風雨遂失其去處太史公曰順蒙以匹

李恒福

夫一朝拔起爲國名將豈無傑特之徵歟 寄齋雜記
李白沙恒福姓生不周朞乳母抱持近井敎諸坐地
瞬白沙匍匐幾入井乳母夢見白鬚丈人傾而長以
杖叩其脛曰何不看兒痛且驚覺遽而救之痛其脛
數日大異之後家中饗禮掛其祖李益齋齊賢影子于
堂中乳母見之大驚曰前日叩吾脛者卽此形様也
益齋前朝賢相也英靈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能救
兒孫於阽危之際豈徒其神且靈亦知白沙異於凡
人能致神明之佑也歟 於于埜譚

李好閔

五峯李文僖公好閔字孝彦延安人武判書淑琦之

曾孫也少時與朋儕五六人做業於僻巷窮舍一夕諸友皆歸家公獨坐讀書忽有瓦礫沙石自空飛下拂面撲衣者無數公苦之俛首俯伏取毋籠以盖身須臾有撃籠作聲者曰府院君新來如是者五六聲盖府院君勳臣正一品職而新來者俗稱新及第之號也公後擢文科壬辰策扈聖功封延陵府院君 閑居漫錄

天安客館有鬼魅往來公行皆不入完豊府院君李曙年少時以宣傳官賚諭旨馳赴湖南夜投本郡館舍有鬼物開戶視之還閉戶而退曰府院君在此不

李淳牧

奇遵

可八矣 菊堂俳語

寘應詩識 言識 夢乇

李待制淳牧直玉堂時與翰林諸君會芸閣及酒酣諸君請走筆得鱗字即書于素屏風云鳳池波影碧鱗鱗松蘖千年第幾春玉輦不廵三十載隔花烟月屬何人一座未悟其意及酒醒李亦不知所導之意後六年還都花山此詩乃驗豈神物假手使然耶 補閑集

奇服齋遵一日禁直夢羈旅関外間関跋涉客路中吟成一律曰異域江山故國同天涯垂淚倚孤峯頑

安璲

鄭光弼

雲漠漠河関閑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外人家遥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田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書館壁未久坐已卯黨籍配北道穩城道中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諷詠凄然嗚咽從者皆揮涙至穩城尋賜死可知入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嗟惋 思齋摭言

安滄浪璲字汝佩竹溪琛之孫也嘗有詩一句云地下定無消恨酒人間難得返魂香其年病死世以爲詩讖 清江詩話

鄭文翼公光弼少時偶夢作詩曰積謗如山竟見原

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雙番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遠山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茅屋蕭蕭竹作門其後位至首揆被謫配金海大雨中到配所其所見一如夢詩乃詩讖也（松溪漫録）

尹先生潔與安公璲共遊天聖山仍來抵先君所（車軾在松京）語移日尹公為誦五言一首曰此詩何如先君答曰此乃鬼詩也尹公大驚曰何以知鬼詩也余夜夢遊一深洞白波十餘里月色如畫有一鬼拜問其洞乃石門也遂作詩曰偶入石門洞吟詩孤夜行月

千磵泬白空山啼一鷺云 五山說林

醉竹姜舍人亢誠字伯實晉州人肅憲公龜孫曾孫也早有文名於癸亥春夢與仙客共登酒樓有一仙娥奉爵助歡仙求見姜詩姜乃占一絶以示曰酒肆糚樓放縱狂萬人牙頰姓名狂蓬君說着前身事杳茫前頭奉玉皇仍書紙末曰仙謫仙客見之問曰所謂仙謫乃謫仙耶俄而仙娥辭去姜勸留要唱一歌娥曰妾未閑歌譜願以詩和之乃於圓扇題詩以贈詩曰忽忽糚束下西樓来伴嫂仙侑勝遊聊唱蘂珠歌一曲曲終非爲錦纏頭鴉就遂去覺之乃夢也姜

是年秋以事落職無乃謫仚之讖歟清江詩話

沈士進友勝朴子龍東亮皆在備邊司論及時事子龍曰已無可為者士進曰君勿憂中興其不遠矣子龍曰何謂也士進曰洪廷吉宗祿有子愚而不解字一日夢占一絶句曰細雨天含柳色青東風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宦還朝日奏凱歡拜蒲洛城辛卯冬也寄示廷吉謫所以為不久當見宥廷吉叱之曰見瞞何人而為此說耶云此豈非中興之兆乎子龍語廷吉曰此言然乎曰有之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為我放還之兆而天含字亦不知何意也子龍笑曰若論中興切此

李恒福

子當第一遊吉亦笑寄齋雜記

李白沙恒福光海朝遞相退居東郊丁巳於廢 大妃之論已定公抗慨不食忽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奮筆以書議至見者泣下郎吏草公議手戰不能定筆三司請極邊圍置戊午正月竄北青親舊携壺送于郊外公口占一絶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到配所五月果卒

菊堂俳語

宋琴巖夢寅懷德人有詩才次唐律凌敲臺韵押来

權韠

字曰長江有限潮空去喬木無春月獨来此鬼語也夭死人皆惜之 菊堂俳語

權石洲韠字汝章擘之子也以宮柳絶句光海時被鞫受刑将謫赴慶源殺於興仁門外村舍先有人書其家板户曰况是青春三月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更進一盃酒酒不到柳聆墳上土勸字以權字書之劉伶二字以柳聆二字書之石洲遇禍實由於府妃兄柳希奮聞宮柳之句目之以詆斥國母密奏廢主而媒孽之也石洲病卧其户之下臨絶連飲三盃時正暮春桃花滿庭亦一讖也 菊堂俳語

金時習 一

曹公著

南龍翼

金判書時讓光海朝謫鍾城夢有人贈詩記得一聯
不到觀魚海何由覩太平莫知其意後移配寧海寓
居觀魚臺下癸亥反正始得北還 菊堂俳語
曹臣俊公著號無悶翁家住松都中元澤混自安州
教授拜校理承召過松都拜無悶求詩即題贈曰仙
宮瑤籍逸群才何事翩然下界来跨鶴鞭鸞歸路近
五雲多處是蓬萊申謝而去無悶更吟一遍而驚曰
此是挽申語也申歸京數月而歿
南壺谷龍翼字雲卿宜寧人志齋孝義之後而晦谷
銑之從孫也早歲蜚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劇

權踶

夢中作詩曰絶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顔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関不知其何意也至　肅廟辛未十月臺諫以己巳年元子定號須教文中用夢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初二日卒于謫所旅櫬將發寒雨蕭蕭至十里許始霽而鬼門関距明川不滿十里前詩乃驗 閑居漫録

甲午春權文景公踶趙判書克寛權叅判克和金叅判墩俱失志禮闈抵水原蓮亭文景曰吾[illegible]睬落魄至此他日得意細雨濛濛雨雪霏霏明月八簾荷香滿座與二三子相與觴詠亦足償今日之行矣諸公

抵掌曰兩既濛濛雪不當霏霏月不當明荷香又豈雪中得乎何言之不倫也文景無以應是年秋榜文景居大魁諸公相繼擢第壬子文景為京圻監司會餞趙執盃言曰水州雪中荷香今可賞矣文景笑曰欲與諸公共之自不月趙出宰是府文景巡臨趙行禮訖就座適荷花盛開相目而笑文景有詩曰兩霏霏月正明荷香萑葦滿庭清當時此說神應秘二十年前事已成 筆苑雜記

萬曆丙申年間完原君柳肇生為宣傳官與友人鬪話語及養生之道或曰吸而不呼引氣甚長一息之

柳希亮

閻消了昼刻可以延年肇生習熟数月能筭百息不
促後渡江舡敗淪於水底遂塞氣不息晴行水底達
于岸上而一不吸水得免死後為宰相自此宣傳廳
荒新許叅必誦闕門樓尾上十神一息十四不能者
不許叅 於于楚譯

柳希亮字龍卿希奮之弟也柳氏敗連坐絞於巨濟
斯人者素稱良善韓義禁 與書為訣曰無相負云
余心善之追聞之亦可悲臨刑問金吾小吏曰韓知
事有書否曰有出其書歎曰為我謝之當死刑人情
安得不亂我平日作室於南郊因號曰祭郊今我絞

成石璘

李首慶

於巨濟此先識也嘗名兒曰斗立今兒二十七死天之所定又何恨以此復之遂就刑云其不亂如此平日之操可知 眉叟記言

成文景公石磷少有倜儻奇節嘗爲楊伯顔幕下禦倭失律當刑公假寐有人告之公着蔿冠無憂也公解曰蔿冠以蔿裹頭不祥莫甚竟貸死除名後爲首相曰吾夢蔿冠者乃高官也 筆苑雜記

李校理首慶初謫穩城時夢受香如差祭官及放還乃一千八百日也香字千八日也是其應也金典翰弘度初生其考僉知曾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故

李公㑊

以為小字及長連魁蓮桂人以為魁甲之應也戊午謫配甲山而卒歸甲之名始驗其時金釓亦謫慶源而小字乃宜慶也人皆惜之 鰈鯖瑣話

李縣令公麟慶州人益齋齊賢之後而監司尹仁之子也娶朴㕘判彭年之女合卺之夜夢有八翁来辞於前曰某等將就死公若活湯鑊之命則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饔人將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鱉逆去小奚持鍤以捕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夢七翁来謝後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鰲鱉鼈鼂鯨鯤黿志其祥也皆有才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翁行義

林百齡

文章尤為世所推以佔畢齋門徒死於甲子之禍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食黿鼈 晤溪記聞

林百齡少時為舉子業不治經學及中式年初試開卷汗漫無下手處一夜倦睡假寐有一老人告曰汝當為一時偉人無失今榜答曰僕經學掃如奈何尤人曰公宜改名為槐馬且講時當在某章夢覺惺然歷歷可記即秉燭而起拈出其章別為冊子謄寫欲改名槐馬而惡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為別號遂讀謄寫諸經章句一一融解及入講席出講紙與所誦者一不相錯講畢試官咸歎其精於經學有一試官

微笑曰此擧子必槐馬也百齡愕然心異之不答一
試官問曰是何言耶曰僕昨者泳牌入院夜夢有白
頭人言曰今榜擧子有名槐馬者當為一世偉人無
失此人云故疑此人為槐馬也又問曰公必是槐馬
百齡辭謝乃以別號對之試官皆驚及其發身所行
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非関於時運 鰲城雜說

嘉靖庚申人有夢兩鳳升空火燒其尾而上其年别
試閔德鳳為第一具鳳齡第二丁熖第三萬曆甲申
閔夢龍夢竹林中有虎騰躍乃提其尾果得榜末而
朴篪為壯元異矣 芝峯類說

李珥

李憲國

柳成龍

栗谷李文成公珥少時夢入官府有吏點閱文簿問之則曰陽人壽命長短皆錄於此寫與一句云覊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覊之過山而所留者名耳公卒時年四十九芝峯類說

李完城憲國少時夢鄭文翼公光弼出二壘一與鄭林塘惟吉一與已後林塘與公官皆至左議政吁其異矣

萬曆辛卯冬柳西厓得一夢景福宮延秋門灰燼公俳佪其下傍有一人曰此宮卜地太下今若改作當稍高近山公驚覺不敢語人明年壬辰倭冦至　車

鄭孝俊

駕西幸宮闕灰燼梟起厥復無望公始於親識中語其夢且曰夢中已議改作此乃厥復之兆也癸巳賊兵果退 車駕還都 菊堂俳語

鄭海豊孝俊海州人栢亭易之後而昭平公眉壽之四世孫也未娶時夢有人携往一處指襟衣婦人曰此爲汝妻當福汝家海豊覺而心識之既娶連喪三耦皆無男子年三十七四娶全義李氏水使眞卿之女委禽之日嘿觀其顏貌衣裳及所居房舍窓櫳庭除宛然昔夢之所覩者也既而生五子植禰善檻判書揩樸皆叅判積掌令植之子重徽亦叅判而皆以

南斗柄

金鍊胄

文科顕海豊及見子孫之顕楊享年八十九 閑居漫

錄

崇禎丙子之亂金自點為都元帥領兵在外嘗使南斗柄為斥候將丁丑正月十五日師次楊根忽以他人代之召斗柄語之曰曉夢爾大人乞余今日改汝斥候覺来心不能安故以他人代之矣斗柄泣曰今月是吾父戰亡之月蓋其父忠壯公以興於丁卯之難死禦於安州也是日代斗柄爲斥候者果遇賊死斗柄後官至叅判兼禦營大將 閑居漫錄

甲子京師小民夢柳赫然戎服援釰而躍曰今而後

李浣

報金錫胄矣驚覺聞街上人相語清城逝矣

退溪先生舊宅在於京中西小門洞庭有先檜長數十丈兵火之後都下喬木蕩然無餘獨此樹猶存蒼翠磨空辛亥春忽然摧折人咸恠訝其夏鄭仁弘嗾朴汝樑輩上疏詆毁退溪無所不至折檜之變於是始驗矣 竹窓閑話

李相國浣治第於大寺洞指館廿年後閔宗道刼奪居之園有相國手植梨閔家入居後全不結宗甲戌後其庶孫訟究還入梨又結宗